

# 一羣鵝

## (一)

恆河沙數的中國的大學中間，最有名的總要算E大學了。E大學校長是個學位上最高級的博士——是個文學博士；論老學，也是前清的半個秀才——僧生，八僧舞于庭的僧生；所以像才產下來，未曾開目的乳犬一般的學生們都踴躍的贈了他一個『學貫中西』的匾額，常向着他歡呼『R老師！R老師！』，愛戴靡極。

科舉未廢以前，R和J及H二位同學在城裏一間大蒙塾裏念書。蒙塾的先生就是R的父親，是個前清廩貢生。科舉廢後，他們的進身之途，祇有新開辦的中學校了。全然不懂教育的R的父親竟做了中學校的監學，做了一年多，便把校長的椅子佔領了。這都是

他的兒子R，和他的門徒J，H，等替他開會，打電，把舊校長——一個很誠實的老舉人——趕了去，才成功的。

J，H和R在有名無實的中學校混了兩年，覺得畢業之期太遠，想得一個貢生的獎勵實不容易。那年冬，他們三個得了R的父親的同意，退了學，改赴日本留學。

H，J和R都是初等普通學還夠不上的學生，到了日本之後才知道無論習那一種專門，非有中等教育的普通科學做根底不行。他們到後來不能不進了一間速成的中等教育補習學校。

論他們三個都各有所長。H未進縣裏的中學校以前，曾跟教會的西洋人習染了些A B C D，一天到晚吊起腔兒“Good morning, Good bye, Yes, No.”的叫，他自命是英文很好的了，因他聽慣了西的洋人發音，聽了日本人的英文發音很壞，他說日本人是懂英文的。中

等補習學校的英文教師，是個日本高等師範英文科的畢業生，發音不很正確，且益發看輕他。但這位先生的文法是很正確的。且每次的英文作文都給這位先生塗改得異常利害，因為日的作文裏面，文法實在錯得不成體統。且最以為難的就是動詞的時限（Tenses of verbs）。到這時候，日很抱悲觀，因為他連最得意的，最有把握的英文都靠不住了！幸得他的記憶力還強，那些不要十分用腦力去理解，祇要暗記的歷史，地理，博物等科的成績還算及格。至于數理化諸科是始終和日沒有緣的。他想數理化的學科既然這樣難學，自己已是無資格習理工醫等艱深的專門了，所以他就決意揀了農科做他的專門。他起初當農科是像他平日空想的那麼容易，祇要暗記些動植物名詞就可以習的。

他們三個在補習學校速成的把中等普通學科習了一遍，過了一

半年算畢業了。畢業之後他們想日本留學生的銷路近來在國內是很縮小，此後若留在日本，考上高等學校再昇入大學，至少還要六七年，並且大學畢了業也還得不了博士的稱號；要想進私立大學，也還要三四年纔能畢業，他們率性如像清教徒景慕新大陸一樣，又聯歸而東，東渡太平洋去求博士去了。到了美國後，R和J自知英文程度不夠，打算在校外補習一年英文再進大學。J的英文是很有自信的，所以到不許久便進了一間大學的農科了。

日進了農科半年，看看自己的腦力和體力再不能支持了。因為農科的初年級每星期還有十幾個點鐘數理化的學科。日最以為苦的是高等代數的習題演習，動物解剖，顯微鏡下的植物實驗，普通物理學實驗和化學定性分析。日暗想，「初級的科學尚敷衍不來，還再想習解析幾何，方程式論，微積分學，特別物理學實驗和化學定

量分析麼？醫生說現在有神經衰弱的症候了，再攪下去，不是要發狂麼？不是，不是的，決不會達級的，本年一定留級的。白耗了一年的時光了！可惜，真可惜！啊！癡極了！農科既與自己的性不適，何不改科呢？現在中國人材缺少，無論那一科的人材都很需要的！對了！對了！我不當逆天拂性，還是趕快改科的好。中國國體現雖改新了，但是羣雄紛爭不息，國本未定，這都是缺政治經濟人材的緣故，大丈夫生當亂世，想救國危想救時艱，非從政治方面下手不可，我還是改習政治經濟科罷。」

## (二)

論且的性質到還有點長所，就是不喜歡趨炎赴熱。但他也有個短所，就是好議論人的長短。他一邊要罵舊時的舉子廩生們腐敗頑固，一邊又要罵和他同校の後進僧安謙等。嚴格論起來，且是一個

蔑視進化原理的人！他不是不自知他有這許多性質上的缺點，所以他對第二次所選的專門，仍然抱了一個悲觀。

嚴冷的冬天，一連下了兩晚一天的雪。一天下午他們三個踏雪由學校回來，買了兩瓶罐頭牛肉和兩瓶葡萄酒，圍坐在一個火爐前，一面飲，一面各述將來想研究的科學和議論近來上海如雨後春筍般一天多似一天的新文化出版物。

『H——近來還做白話詩麼？』J有了點酒意，笑着問H。

『有是有有一二首，但不甚好，等我拿來給你們看看使得使不得。』H放下酒盅，跑到自己書案前，從書堆裏翻出了一本原稿簿擲給J。J也忙湊前來。封面上橫寫着一行中國字是『伏影樓主人未定稿』。J忙揭第一頁來看，第一首詩的命題是『有感』，詩是：

『倘使天公換了卿和我……我心裏有你，你心裏有我，……再圓再鍊再調和，……』

『好！真好！不是你決寫不出來！』J把頭一搖，把手向腿上一拍，不絕口的稱讚：

『好像是從前在一種舊書上讀過來的，一時想不出來了。』R在旁邊暗暗的懷疑不是J做的，却不敢說出來。J看了第一首，再揭看第二首。第二首的命題是『相思苦』，詩是：

『人人都說相思苦，儂不解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處……；倘得相思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

『我真要拍案叫絕了！不單詩好，這詩還含着許多哲理在裏面。推而廣之，則愛國愛真理及愛其他一切亦莫不如是！啊！真好！且！你可惜不研究哲學了！』

「這又是我在那一部小說上念過來的，才念了沒有多久。該死，該死！我的記憶力真壞，就記不得了！H真是博學，我讀了的書，他都讀過了的。他還會把這些詩抄來，變換幾個字上去，就成他的作品了。」R還是默默的坐在旁邊懷疑，一聲不響的。J再把視線移到第三頁上面去。第三首的命題是『雪夜』，詩是：

「嚴寒的雪夜，我們同乘車，趕到了她的家。：：：：：：：：：：：  
吃完了酒，喝完了茶！：：：：：：：：：：：夜深了，我們且回家！：：：：：：：  
個人回來孤孤悽悽的思念她！」

「啊！你是個很多情的人！看你近來行蹤詭秘的，一定有了什麼秘密！快告訴我們！你若不把你的秘密公開，後日給我們發見了出來，是不能輕放過你的！快說出來！」

「不要笑話了。你且替我批評一下，這首『雪夜』有點意思沒有？有保存的價值沒有？」

「啊！好得很！也很濃韻！說意思雖趕不上第二首『相思苦』那樣深厚，但也是一首很耐人尋味的作品。」J笑着恭維一回。但是R是始終不輸服的。

H對他的政治經濟專門抱過悲觀來的。J又從旁慫恿說H的性質實和政治經濟不合，不如改習文學和哲學，因為H實在有文學的天才和深厚的哲學思想。於是H便又把第二次所選擇的政治經濟專門改了，再和R，J兩人同進那間大學的文哲科去了。

### (三)

他們三個進了文哲學科後，愈覺得他們的科學程度不足，J陳來揀去祇有倫理學一科容易習些，其次是論理學一科也還敷衍得

來，所以J便選了倫理學和論理學兩科做了自己的專門，每天回來祇管「這是甲！這是乙！甲非乙，所以丙非丁」的叫。J又說他對於哲學的主張和羅素不謀而合，英之有羅素猶中國之有J也。所以同學替他取了一個代名詞叫「中國羅素」。R自命對於數理學科比J和H有研究，便揀了心理和教育學做他的專門，每天也在「錯覺！幻覺！觀念！概念！情緒！情操！」的叫。至H却不選擇那一種學科來做專習，祇把圖書館裏面的哲學史，哲學概論，哲學要義那幾類書一知半解的翻來翻去。他自己對人說是專治哲學。

有一天J翻着一本哲學史的參考書來讀，這本書是學校的教授指定的。他讀至Leibniz那一章來了。他在這章內發見了一段很艱深的文章，裏面有“Leibniz's Fluxion……”等字樣。J看不懂，便跑來問R和H，要他兩個來共解決這個難題。R和H便同聚着念。在

這 *Fluxion* 的前前後後，他們便發見了幾個不懂的英字，什麼 *Differential*，什麼 *Integral*。他門越發不懂。

「這章是專論 Leibniz 的歷史的，你們聽見哲學史教授說過 Leibniz 患過痢症麼？*Fluxion* 這個字是有痢症，劇性吐瀉症的意義的。」懷疑着問 R 和 H。

「既做了人，就免不了免不了有病的。難道哲學家就不會患霍亂症麼？*Leibniz's Fluxion* 就譯作「萊布涅始的霍亂症」罷。譯痢症不妥，要霍亂症這三個字對於痢症和劇性吐瀉症兩方的意義都能兼顧，是再好沒有的了。」R 武斷的把 *Fluxion* 譯成霍亂症。

「我想還是直捷捷的譯作「吐瀉症」明白些。」J 說 *Fluxion* 是吐瀉。

「也好，也好！就譯吐瀉症三個字罷。」R 連連點頭。

「我從聽哲學史的先生說過 Leibniz 曾患這種病症。Flux 本來有『流數』或『變遷』的意義。Leibniz 生前東奔西逐，我想這 Fluxion 一定指 Leibniz 的外遊無定，像晉公子重耳的周遊列國。」H 從旁加上一個新穎的譯語。

「啊，不錯了，這是不錯了！到底你的譯法比我們的高明！E 君，我看還是 H 君說的不錯。明天先生問及我們的時候，就照 H 君的意思對答罷。」

第二天三個由學校回來垂頭喪氣的。

「！E 微積分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H 把書一摔，大聲的叫着問。

「是一種數學。」

「我豈不知是一種數學！要來問你？到底是怎麼樣的數學？要

那一方面的？屬代數學麼？屬三角術麼？屬幾何學麼？」H再大聲的呼問。

「是喲，忘記問先生那屬那一方面的了。」B歎了一口氣「J君，你知道麼？」

「我問了一個同級的外國學生，他說Euclid要學過初步的微積的學和二項定理才懂得。但欲習微積分學要先習方程式論和解析幾何。習方程式論之先，又非習二項定理，順列法，錯列法，公算，行列式，不定法等高等代數學不可。不懂這些，休想研究哲學！」

「糟了！糟了！我們走錯了路了！我們是不該學哲學的！」H自知自己專治的哲學是H式哲學，決不是真正的哲學了。

「怕什麼？祇要能畢業回去，難知我的學問深淺？中國現在有幾個真懂哲學的人？中國的哲學博士是比較容易當的。你看中國幾

多由外國回來的哲學博士，慢說那些高深的數學，他們裏面有連二元一次方式都弄不清楚的呢！H！你不必擔心，我們畢業回國祇要一吹一拍，保管那些羣官會謳歌我們！讚美我們！哈哈！再過一年半，我們都是 Doctor of Philosophy！R 倒在安樂椅上樂得心花怒開。

(四)

看看畢業到了。J 是選定了論理學做專門的，便外延內包的做了一篇畢業論文提出去了。L 的專門是心理學，他也以「物質與記憶」做題目，似懂非懂的縱論起神經系統來。以哲學為專門的 H 到了此刻覺得自己一無所長，只得跑到圖書館裏去尋了一冊日本某文學博士編的「中國哲學史要」，東刪西節的，譯成一篇似通非通的英文，命名為「中國哲學源流考」，又從舊時在中國留過的「文章源流總論」節抄些進去，什麼「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

生於無形：：：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什麼：：：』：：：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亂七八糟的鬧了一個星期，才把一篇哲學博士的論文提出去了。

學校畢業了。R和J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H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前年冬天這三位強不知以爲知的博士領了學位證書回到中國來了。

E大學的前身是一間高級師範學校。R當校長後，順着學生們的請求，換湯不換藥的改做大學了。最可笑的就是改名大學後三個月就有一班要畢業的學生，R爲買學生的歡心起見，都把一個學士的稱號給了他們。

近E校校有一家書店，名叫啓新書局，從來E校用的書籍都由

啓新書局專賣。自R博士家後，在學校近處加開了一間書店，名叫光華書局。聽說這書局的財主是R的好友，和校長打通了關節，要校長叫學生們到他書局去買書，不要再到啓新書局去。後來經學生打聽得博士是喜歡玩麻雀的，光華書局主人就從這條縫鑽進去，投其所好，不時請R博士到他店裏去『中發白』。此外一年三節——端陽節，中秋節，新年——還有孝敬。

『你們爲什麼不到光華書局去買書？』R博士有一天在心理學教室裏質問學生們。

『光華書局的價錢比啓新書局的要貴些。』一個學生率直的馬上答覆校長。

『啓新書局賣的怕是舊版不合實用。』

『我查過了來的，都是一九一八年版，且內容是完全相同。』

「不論相同不相同，你們今後總得到光華書局去買書。如果再  
不聽我的命令，就記過一次！」博士的校長說的話，實在不合論理。  
但博士還是博士，像未曾開目的乳犬般的學生們始終惟敬惟謹。  
H和J分擔了各級的英文。有一次H在預科班裏教授英文法，  
把「Though he were my brother I should condemn him」譯作「他雖是我的  
兄弟，但我……」，有一個學生便站起來質問：

「先生！這句裏的 *yet* 到底是說話的人的兄弟不是？」

「……」H在黑板前臉紅紅的呆了半個時辰，一聲不響。  
但博士還是博士，像未曾開目的乳犬般的學生們始終唯唯聽命。  
J也一樣的常常把英文的翻譯弄錯。他有同在預科班裏教授英  
文讀本，*He can make nothing of the passage*「譯作：我能夠把這一節  
本裏面的念下去。」再讀幾行，才知道意思矛盾了。但博士還是博